

## 焦點評析

# 印度新政府外交與軍事關係之觀察

---

## Foreign and Military Policy under India's New Administration

沈明室 *Ming-Shih Shen*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印度去年五月大選結果，形成再度政黨輪替，由印度人民黨囊括過半優勢，取得執政權之後，塑造出新的政治風貌。由於新任總理莫迪具有強烈的印度民族主義者色彩，因此在執政後，對於人事布局與國家安全戰略走向，或是至於整體外交政策走向，是否採取迥異於以往的強硬態度，受到外界關切。然而在莫迪上台之後，除了強調印度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與整飭貪腐官僚之外，在外交政策方面，則從週邊國家開始出訪，穩固南亞局勢。而在區域大國之間先行選擇日本出訪，回國之後親自接待來訪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緊接著就要到美國訪問。周邊大國競相邀訪，印度雖展現出大國平衡的姿態，而從其訪問日本、美國的態度與規格，對比接待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訪問印度，在態度與期望上存在落差。尤其近期美國歐巴馬總統訪問印度，並參加閱兵儀式，給足莫迪的面子，亦可看出印度外交政策的重點指向。

## 一、莫迪新政府外交的持續與變遷

過去在大選之前，媒體普遍認為莫迪外交政策採取務實手段，不會輕易選邊，但從莫迪上任後一連串的出訪行程與外交事件反應來看，其實已經可以看出莫迪新政府，在外交戰略的取向與重點。例如莫迪除了訪問南亞大陸周邊國家之外，首次出訪亞太國家首站就是到日本，企求藉此行強化與日本的戰略與經濟的合作，而且提升兩國軍事交流的意圖非常明顯。日本與印度在經貿上各有所需，但在反制中共軍事威脅的戰略利益是相同的。例如印度的馬拉巴爾演習向來在孟加拉灣舉行，去年則遠赴靠近琉球的太平洋舉行，就足以證明日本與印度在軍事合作的升級。

當然，受到印度過去歷史因素與現實利益的影響，印度與區域內外國家關係也有親疏遠近的不同，如果只看互動交流時的外交拜會客套辭令，無法認清兩國彼此之間的實質戰略意圖。透過對外軍事合作的內涵來分析，可以掌握其實質關係進展，有效分析出印度與其他國家所具備的共同戰略利益。

例如印度總理莫迪到日本與美國訪問所使用的言語詞彙，與歡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印度的用語，仍有內在意涵的落差。但去年底印度與巴基斯坦發生邊界衝突，印度悍然開火反擊，使得外界認為莫迪民族主義色彩並未改變，對外交往與軍事合作，仍然偏向現實主義。畢竟中國對巴基斯坦的支持，也是印度非常在意的問題。

另外，印度為凸顯其海洋大國地位，在國際事務上，必須提升在東亞區域戰略地位，以擴增未來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政治實力。在此種情勢下，印度必須跨越麻六甲海峽進入太平洋地區，並尋求與東北亞及東南亞主要國家進行軍事合作。過去的「東望政策」(East Look)到現在的「東行政策」(East Action)，都顯現出印度的企圖心。另外，在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成員的議題上，印度需要美國等大國的支持。因此，印度積極參與東亞地區的軍事合作與交流，主要在希望能夠做為提升大國地位的籌碼。

在與中國外交關係方面，印中邊界衝突顯然仍在印度的重要的衝突想定。印度新任國家安全會議官員也強調領土主權不會退讓，這也造成印中邊界的軍事防範不會放鬆，印中之間軍事合作趨向謹慎。反過來，印度對於美日等國的軍事合作會極力爭取，固可看出印度有意提高軍方對外軍事合作關係，因而在與日本首相安倍會面時一致同意加強軍事合作，印度和美國在美國前國防部長黑格爾（Chuck Hagel）訪印時也不斷重申加強軍事合作。

## 二、對外軍事關係演變

基本上，印度現仍將中共視為潛在假想敵，甚至在經濟發展與能源爭奪上，與中共呈現競爭的態勢，單方面與美國及其區域同盟建立軍事或安全合作關係，未必會對印度帶來最大的戰略利益。透過與美日澳等國的軍事交流合作，甚至積極出面協助東亞地區安保合作相關事宜，將使印度獲得更多政治與軍事的利益；然而過度偏向美國而可能引起中共反制，甚至造成「中」印或「中」俄之間關係的惡化，並非印度所樂見。印度仍然對東亞區域大國採取動態平衡的策略，在對美國有所求的情況下，目前印度趨近於美日同盟一方，但並不會追求防衛同盟的關係。

從近期印度總理莫迪歡迎美國總統歐巴馬訪問印度的態度來看，毫無疑問的，莫迪對美國期待甚高，也深深了解印度若想制衡中國，至少須取得美國的認同，而美國因為國力漸衰，希望能夠拉攏印度，以強化亞太在平衡在南亞的成果。過去印度與美國簽署「十年軍事合作協議」之後，美國就希望能夠從印度獲得軍售的利益，印度則希望從美國獲得高科技武器系統，並藉工業合作獲得相關的軍事科技。印度希望從美國獲得的武器系統包括先進戰機、攻擊直升機、雷達系統及飛彈等。如果印度將來能夠透過工業合作從美國去得重要軍備發展科技與能力，對印度整體軍力提升將有重大的影響。

在與日本軍事關係演變方面，早在去年年初日本首相安倍訪問印度之際，就已經大致敲定印度出售水陸兩用飛機給印度。莫迪在訪問日本之後，這項軍售案更為明確，而且由日本交付兩架飛機後，與印度合作組裝其他飛機，加上印度對於日本的巡邏船與電子戰裝備深感興趣，使日本軍事科技移轉印度充滿了未來性。

在與中國軍事關係方面，因為中國與印度互為假想敵，即使主要武器系統源自俄羅斯，兩國並無軍事科技合作計畫，甚至在軍售上處於競爭態勢。俄羅斯出售武器系統給中國及印度規格不同，往往出售給中國的系統略遜印度系統一籌。因為俄羅斯防範中國利用逆向工程的方式，竊取關鍵科技後，以低價優勢與俄羅斯競爭軍火市場。因此，印度與中國在軍事科技合作上並不明顯。另外，在軍事演習方面，兩國主要是以小部隊在邊界進行聯合反恐演習，以非傳統安全為主，正規的聯合作戰演習可能性不高。

對中國而言，因為東海及南海問題的升高，迫使中國必須採取「東急西緩」的態度，雖然對中印邊界問題堅持主權立場，但不會主動挑起戰端，反而必須加強與印度之間的軍事互信。早從 2003 年開始，中國與印度就已經開啟軍事互信，但因為邊界問題，成果起起落落。但在去年習近平訪問印度所簽的聯合公報中，曾提及要加強兩國國防與軍事領導人的互訪、適時展開聯合海空軍演習、加強維和、反恐、護航、救災、海上安全、智庫交流等合作，指出未來兩國軍事合作的方向，但無突破性創舉。

在越南方面，自從 2007 年印度國防部長安東尼訪問越南之後，兩國正式建立戰略夥伴關係；2011 年越南海軍總司令訪問印度時，兩國進一步將合作具體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印度開始協助越南代訓其潛艇部隊，而越南則同意讓印度艦隊使用南部的芽莊港作為整補基地。而在軍事科技合作方面，印度過去已經完成對越南米格機群航電及雷達系統的換裝，現又承諾為越南進行蘇愷 27 的性能提升。早先傳聞印度將出售布拉莫斯（BrahMos）超音速反艦飛彈給越南，如果成功將可提升越南對付中國南海艦艇的戰力。

### 三、中國軍事威脅仍是印度新政府外交的挑戰

基本上，印度新政府莫迪的外交戰略並未明顯的要在美日與中國之間選邊，似乎繼續奉行不結盟政策。但因為莫迪本身印度民族主義色彩濃厚，對於強烈支持巴基斯坦的中國絕對不會示弱，尤其在邊界問題方面不會輕易退讓。但問題在於中國經濟發展具有一定優勢，並在習近平訪印時，帶來許多經濟合作的大禮，尤其是對莫迪出身的古查拉省（Gujarat），更提出許多基礎建設方案及貸款。莫迪不會明白拒絕中國經濟合作計畫，但是又必須防範中國的軍事威脅。這使得印度必須藉由區域外強權，共同防範中國軍事崛起所造成的軍事威脅。

就印度來說，此種務實策略不能讓美日等國覺得印度是一個偏重經濟利益的國家，但又不能對中國背後政治與軍事意圖視而不見。因而，形成類似美國因應中國「防範策略」，或是中國的「軟硬兩手」策略。但是在操作此種策略時，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實力與籌碼，如果實力不足，可能會被看穿手腳而受到盟友背棄。而過度乖張，則無法建立軍事互信基礎，使得原有矛盾升高，處處產生爭端，影響經濟發展。

尤其中國近年遠洋海軍發展，已經在印度洋造成對印度海軍的壓力。除了例行反海盜艦隊橫越印度洋之外，去年9月，中國一艘潛艦在該國首都可倫坡進行訪問。這是媒體報導第三次中國潛艦出沒印度洋的行蹤，由於潛艦難以監控，其實際出現在印度洋的次數可能更多。中國核動力潛艦出現在印度洋證明了中國積極發展遠洋艦隊，透過亞丁灣護航的名義，實施艦隊遠航、編隊、作戰演練等多重功能的遠洋訓練，將核潛艦納入艦隊編組，證明已逐步完善遠洋海上戰鬥群的序列編組。

非常明顯的，中國要發展遠洋海軍，必須以大海洋為其主要場域。中國遇上亞丁灣打擊海盜機會，得以光明正大的派遣遠洋海軍進入印度洋，實際驗證與訓練遠洋作戰能力。中國海軍在印度洋的戰訓意圖，表面上是在打擊海盜，實際上則是企圖實踐「珍珠鏈」戰略，建構與訓練一支以印

度洋為活動範圍的遠洋艦隊。在此構想之下，將潛艦長期部署到印度洋，可以避免被美國和日本截獲，讓龐大的印度洋可以成為中國潛艦最隱蔽的水下戰場。

中國積極以核潛艦及具遠距精準打擊能力的船艦，以打擊海盜名義在印度洋進行遠洋訓練，以反制印度的戰略意圖。換言之，中國是在驗證「珍珠鏈戰略」，希望聯合印度洋周邊國家，從印度洋對印度形成戰略包圍圈。未來中國潛艦部署在印度洋的部署方式，應該會成為常態性的運用，亦將改變其他國家海軍在該地區的戰略想定。當印度備感中國來自印度洋海上壓力之際，印度與亞太國家強化軍事合作的企圖會更加迫切。美日等國與印度的安全合作程度未來可望提升，可連帶讓台灣與印度的軍事交流與合作有更多的機會。